



观海文丛——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学者文库

印迹深深

冷战思维与美国文学和文化

金衡山 廖炜春 孙璐 沈谢天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观海文丛——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学者文库

印迹深深：冷战思维与 美国文学和文化

金衡山 廖炜春 孙璐 沈谢天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迹深深：冷战思维与美国文学和文化 / 金衡山等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7
(观海文丛.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学者文库)
ISBN 978-7-310-05398-8

I. ①印… II. ①金… III. ①文学研究—美国②文化—
—研究—美国 IV. ①I712.06②G1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8367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立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21.5 印张 2 插页 295 千字

定价：6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史诗互证：美国的冷战政治与 文学再现（代序）

在许多美国政客的头脑中，冷战思维就像恋故的幽魂，驱之不散。从总统挥舞大棒干涉政策，到媒体政治话语中的傲慢与偏见，人们看到的是那种唯我独尊的“美国例外论”，那种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那种强权意识背后的帝国梦想。冷战结束了，但冷战思维仍在作怪；冷战话语大多被抛弃，但冷战的逻辑机制根深蒂固。今天的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难以维持独步天下的优势，全球霸主地位受到挑战，被淹没在全球化、多元化的国际关系中。绝对优势被削弱的焦虑，更让冷战思维幽灵复活，让一些右翼政客重弹旧调，树立假想敌，与世界发展大势逆向而动。冷战思维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仍然是美国帝国政治谋划的前提，弥漫在国家战略、话语体系和思维逻辑之中，与今天以包容、沟通和理解为主调的全球治理态势格格不入。

正因如此，今天我们阅读金衡山教授主撰的著作《印迹深深：冷战思维与美国文学和文化》，尤其能感受到作品的当下意义。这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涉及政治、历史和文化，但重点在后者，即冷战的政治、历史语境催生的文学与文化方面。当代英国文化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研究所关注的中心，已从狭隘的纯文本或概念分析转移到了文化生产问题和艺术品在政治中的运用之上。”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朝历史文化转向，跳出以语码、修辞、叙事艺术等为中心的“文内”研究的传统，更多地关注“文外”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将文学阐释融入更加宽广的文化语境。

西方共享的冷战价值基础是自由主义，但冷战建构的政治文化对自由思想又是压制的，麦卡锡主义便是个说明问题的例子。冷战催生的怪胎，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文学和文化。虽然在媒体长期“洗脑”作用下，不少通俗文化和文学作品附和冷战思维，但主流美国文学秉持的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大多严肃作家对冷战思维进行了不同形式和不同层度的抵制。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曾说，“作家和政客是天生的敌人。两类人都试图按照自己的想象塑造世界，争夺的是同一块领地。小说是对官方的、政客的‘真理版本’说‘不’的一种途径。”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两种话语的碰撞，可以引向对意识形态重大方面的再思考和新认识。

金衡山教授主撰的这部著作正是这种跨出纯文本，向历史、政治、文化研究转向的总体趋势中视角独特的一例，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美国历史和政治的另一个窗口。文学具有自身的独特属性，如多义性和话语间性，也有自己得天独厚的虚构特权。因此这种特殊的文化模式能够施展评说历史和政治的特殊功能。同历史书写和政治书写一样，文学书写也利用某些支配性的“言说”原则，也隐含着权力关系和权力本质。美国官方宏大叙事充分利用语言的统治力量，建构冷战意识形态的思维框架；而美国作家则通过小说进行颠覆性的再现，利用语言的解放力量，以虚构叙事对抗历史叙事，以个人叙事对抗总体叙事，从而解构体现权力意志的官方话语。

按照福柯对社会关系的考量，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关系都可归为权力和话语之间的关系。书写者握有话语权力，可以决定素材的选择和呈现的模式。作家用虚构的或真实的，或虚构与真实交织的叙事，将概念化的历史具象化，凸显历史叙事中缺失的成分，揭示事情的相对性和多面性。小说通过自己的描述呈现社会面貌，与官方“真理版本”形成反差和对照，这其实是一种争夺意义阐释权的文化斗争。金衡山教授等撰写的这部著作，正是通过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的互文解读，结合宏观视野上历史文化研究和微观层面的文本分析，在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之间寻找意义，在更大层面上与社会、历史和文化形成呼应，讨论作家如何重写、补正、批判官方

既定的冷战叙事，揭示其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引向更鲜活具体的再认识。

这部关于文学与冷战思维的著作，以4个具有代表意义又充满荒诞色彩的实例开始，将冷战意识形态扭曲下怪象迭出的历史画面具体地呈现给读者，说明冷战思维吞噬理性，漫及各个领域，不仅祸及“敌方”，美国人同样是这种带偏执狂色彩的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作者首先描述了冷战形成的历史背景，追述其思维逻辑的形成，以及这种思维滋育出的恶果——麦卡锡主义。在此基础上，作者讨论了冷战与包括作家在内的美国知识界的关系，逐步聚焦，引向全书四大模块中的主体部分“冷战思维与文学想象”。该章的讨论将7位作家的相关文学作品置入冷战的语境中进行分析解读。这些对象文本中，有阿瑟·米勒的《萨勒姆的女巫》和多克特罗的《但以理书》两部指涉比较明显的“反冷战”作品，但更多的是学界一般很少专门从冷战的议题和视角进行讨论的小说。金衡山教授等挖掘渗透其间的冷战因子，重新认识作品的政治意涵和作家的文化态度。研究的最后部分是冷战思维影响下产生的大众文化，包括电影、音乐、绘画等多方面。这是一部历史梳理、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学解读三位一体的研究，以语境化的文学文本讨论为主，又让个案折射出冷战迷雾中美国政治生态的全貌。

“冷战思维”不等同于“冷战”。它隐藏在背后，流行于无形，既无处不在，又难以捉摸，是一种观看问题的框架，一种逻辑模式，一种政治无意识。在强大的意识形态高压态势之下，作家们难免受到影响，表现出或抗拒或迎合的书写态度。一个作家即使只想讲一个无关政治的故事，其中仍可能涵容了该时代的文化政治信息，可供解码。如果某作家讲述一个普通美国人生活中遭遇贫困和幻灭的故事，他实际上批判了西方世界自由美好的冷战信条，揭露了冷战意识“非我即敌”的绝对化。在批评界的讨论中，米勒的《萨勒姆的女巫》与20世纪50年代时事关联最多，但这部剧作也不是直接写冷战的，而讲述了250多年前一个宗教迫害的故事。作家将过去的悲剧搬上冷战时期的美国舞台，指桑骂槐，矛头指向操纵舆论以

清除异己的麦卡锡主义。米勒的剧作是在冷战的语境中生成的，也是在冷战的语境中被当作政治寓言接受的。

金衡山教授在前言中强调：除一些通俗作品外，“当代美国文学与冷战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至少我们并不能在一些重要的作家中读到对于冷战的诸多直接的描述，但这并不等于说冷战与文学之间没有关联。事实是，冷战氛围是许多作家不能不面对的一个写作环境，而冷战思维则是在不经意间，或者是有意无意地成为一些作家选择素材、刻画人物、营造情节、表达思想的一个尺度，一种隐含的背景。”在写于冷战时代或关于冷战时代的作品中，大多美国主流作家表达了某种与冷战思维对抗性的“争辩”，这种对抗可能甚至不为书写主体所了解，而泛化在多领域、多层面的作家与时代的批判性对话中。

探究隐藏或蕴涵于表层叙事背后的认识之源，发掘其新的意义和价值，正是文学批评家的贡献所在。批评家与普通读者任务不同，用心不同，解读深度不同。前者意在透过故事层面，努力发掘字里行间的内含，在作家虚构叙事中解读编码于其中的深层意涵。正如本书作者在结语中指出的，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结合冷战历史，深入剖析政治、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揭示冷战思维的形成轨迹和表现方式”。作为当代世界史上最惹眼的大事件，冷战无法忽视，理所当然地成为相关研究的热门主题，但大多研究专注于国际关系、政治、媒体等方面，而结合文学的讨论不多，集中的专题研究更少。因此，这部著作提供的聚焦式的讨论是一种延伸拓展，可为更具体地认识当代世界史提供一个特殊的视角。

冷战思维惯性很大。在今天媒体愈加强势的信息时代，这种思维依然活跃，依然危险，弥漫在金衡山教授所说的“美国叙事”“所用的夸张的修辞”中间。保守政客们危言耸听，制造政治话语中的二元对立，寻找来自“敌人”的威胁，将复杂的价值观念和国际关系简单化，棒杀复杂性和多元化。冷战思维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息息相关，仍然指向今天的帝国话语中那个东方主义的“他者”。这部著作是站在“他者”的立场上对美国冷战政治的再认识，因此具有

特殊的意义。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金衡山教授主撰的这项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研究，可以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延续性。

我与金衡山教授学术交往多年。衡山教授年富力强，才思敏捷，学涵深厚，加之勤奋执着，近年来成果迭出，让人刮目。这部著作是他和他的学术团队多年辛勤劳作的成果，值得细细品读。我本人对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具有相同的偏好，阅读这本书稿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在这项研究成果中，我看到了作者预设的效果：“把一个时代的一种思想乃至思维方式作为一个视角来透视作品的创作动因和用意，由此使作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得到开放式的体现。”文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今天在我国已逐渐形成热潮。我相信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

虞建华

2017年初春

目 录

引言 冷战思维核心及延伸	1
第一章 政治、外交与道义使命：冷战思维的形成	13
第一节 冷战遏制与凯南的道义逻辑 ——关于“长电”和 X 文章的解读	13
第二节 冷战思维的亮相：从丘吉尔的“铁幕讲话”到 杜鲁门主义的出台	33
第三节 NSC 68 的“警告”：冷战思维逻辑的 全面升级和强化	50
第四节 麦卡锡主义：冷战思维的合理怪胎	64
第二章 冷战思维与知识分子的转向	77
第一节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冷战思维氛围下 知识分子与美国的认同	77
第二节 自由主义想象，新自由主义与冷战思维	97
第三节 “天真”的终结：费德勒对自由主义的 清算和期待	113
第四节 美国的道路与冷战：“意识形态终结论”和自由 主义共识的形成——读解《意识形态的终结》	131
第三章 冷战思维与文学想象	144
第一节 遏制的象征意义：霍尔顿的矛盾和解决方法 ——读《麦田里的守望者》	145
第二节 《看不见的人》与看得见的冷战 ——艾里森的“自我”拯救之路	165
第三节 直面冷战逻辑：《萨勒姆的女巫》中的背景和 现实再现	179

第四节	面对被摧毁的家园：奥康纳的超越	192
第五节	“老左”“新左”和冷战：《但以理书》中的 历史再现	207
第六节	多重讽喻：厄普代克《政变》中的冷战表现	229
第七节	冷战狂想的终极盛宴：《猎杀“红十月”号》中 冷战思维与流行文化的共谋	241
第四章	艺术、大众文化与冷战思维	256
第一节	挪用的政治 I：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与 冷战的需要	257
第二节	挪用的政治 II：作为宣传武器的爵士乐	273
第三节	银幕中的冷战表征	292
第四节	非理性的恐惧与“理性”的应对： 《奇爱博士》中的黑色幽默与冷战悖论	310
结语	冷战思维：一个角度	326
后记		330

引言 冷战思维核心及延伸

1959年夏天，美国一对新人举办婚礼，他们把度蜜月的地点设在一处地下防空洞里。当时最著名的图片杂志《生活》进行了报道，刊登了两幅图片。第一幅照片上，这对新婚年轻人站在防空洞旁边，他们的前面整齐地摆放着很多罐头食品和其他准备在地下防空洞度蜜月的用品，第二幅照片抓住了一个瞬间：新人在进入防空洞时相拥相吻（见 May, 2008: 1-2）。

同年7月，美国政府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办“美国国家展”，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亲自到展，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一同参观，同时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但意味深长的争执。尼克松在一处展示美国家庭厨房的展点向赫鲁晓夫炫耀美国的生产技术，并说明那些如洗衣机这样的家庭生活设施让家庭妇女的生活变得非常轻松，而且整幢房子价格也很便宜，普通美国人都买得起，面对赫鲁晓夫的不屑一顾乃至冷嘲热讽（赫鲁晓夫打断尼克松，说这些设施苏联已经有了，苏联人也能支付得起美国人的房子，而且苏联没有尼克松所说的家庭妇女），尼克松继而又强调美国人的选择很多，每个建造师都能造出样式不同的房子，“我们的情况不是那种一个政府官员在上面做一个决定。这是我们间的区别……（我们）让人民选择他们想要的房子，他们想喝的汤，他们想要的思想”（May, 2008: 20）。这便是20世纪50年代末媒体广为传播的美苏间的“厨房论辩”。

1961年，《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在出版10年后又一次遭遇了读者的严厉苛责。这一次的批判声音来自一位律师，他发现其在德克萨斯大学上学的女儿在英语课上阅读了这部小说，这位律师因此

状告德克萨斯大学，理由是学校的做法“腐蚀了我们国家年轻人的道德素质”（Laser, 1963: 123）。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这部小说不算是那种赤裸裸的宣传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它导致一种精神价值的萎靡，而这却是帮了共产主义的忙”（Laser, 1963: 123）。

1984年，很多美国人在影院里看到了一部想象苏联入侵美国的电影，电影伊始出现了这样的画面：9月的一个上午，在科罗拉多州一个名叫卡勒姆的小镇里，一所中学的老师正在上课，突然间看到窗外有一群伞兵从空中降落到了学校的操场上，他出去同他们说话，但遭到了他们的枪击，被打翻在地，很快卡勒姆被苏联和古巴军队占领了。随后影片讲述了几个中学生集聚在一起上山打游击，抗击苏联入侵者的故事。

上述几个镜头从时间上看，穿越了几个不同的年代，从内容上看，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关联，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无论是时间上还是内容上，这四个镜头都发生了一种特别的关联，都与一个时代背景相关，即冷战。无论是一对新人的别出心裁的蜜月，还是尼克松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论辩”，无论是一位律师对一部小说的指控，还是一部电影关于国际关系的充满暴力和鲜血的想象，它们都指向了冷战及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冷战背景下对核弹的担忧，人们难以想象为何会有防空洞里的蜜月；如果没有冷战意识形态的对峙，尼克松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赞誉和推崇也就失去了接受的对象和听众；如果没有冷战造成的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恐惧，那位律师似乎很难从这个特殊的角度来解读一部有关青少年成长的小说，把“腐蚀”与共产主义思想联系到一起；当然，如果没有冷战，好莱坞应是想象不出类似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美苏间正面冲突的这种故事。更深层次而言，冷战不仅仅是背景而已，而是深深融入到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行为之中，在政治话语中浮现，也在大众文化中展露，冷战的阴霾无处不在是确凿的现实。

从二战结束后的20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冷战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笼罩了大半个世界，影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文化、军事、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冷战是当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不能

绕过的重要阶段，一场大部分时间不见硝烟（就美苏正面冲突而言）但其危险程度在某些时候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的战争，——一次人类最接近于集体自杀的“试验”，一种时间最长的意识形态对峙和冲突。从历史总结的角度研究冷战理所应当地成为学者们的一种责任，而从冷战与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入手进行深入研究则可以帮助我们透过历史的表面现象更好地解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就美国而论，冷战在很大程度上使其成为“自由和民主”的捍卫者，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峙则给予了其进一步深化自由主义传统的机遇，形成了冷战思维^①，其核心是自我与他者、“光明”与“邪恶”、“自由”与“独裁”，这样一种“不是，即是”的思维模式，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在当代美国文化的生成过程中，反映在政治修辞、媒体话语、作家构思、个人行为等方面。另一方面，对核武器的恐惧和对军备竞赛无限升级的担忧也在文化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迹，同样反映在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作家的写作中。

冷战思维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它是政治策略，也是外交手段，更是一种国家战略，在一定时期内成为美国谋求世界领导者地位的有力武器。它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手段，通过文化的展现，使得这种思维方式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人们想象空间的主要内容之一。不仅如此，在政治和文化上不断强化的同时，冷战思维也延伸到了日常生活层面，通过与“他者”有意无意地对比，表现为对美国式生活方式的突出推崇；在冷战氛围之下，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美国之路”被赋予了更加具体的内容，自由、民主、个人权利等等这种美国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理念，在冷战时代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更重要的是，这些理念与美国的国家战略紧密结合起来，构成了国家实施冷战政策的道德基础。另一方面，这种结合在生活方式层面上

^① 关于冷战思维，刘金质的解释值得注意，他从美苏外交关系入手总结了以下几点：1. 互相视对方为最危险的敌人；2. 给对方规定了历史的归宿，加剧意识形态的冲突；3. 奉行“零和”对策，认为己方所得即是对方之所失；4. 从地缘政治出发，重视同盟战略。此外，有关冷战的内涵和实质，在刘金质的著作中也有详细的说明，参见刘金质：《冷战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前言31页、1页。

得到了强调，比如美国拥有的现代生活方式成了自由得以实施的保障，而在这基础上，自由也就自然成了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特征，是美国这个“自我”（对“他者”而言）形成的基础，更是构成了一种美国人信仰的道义源泉。以上场景即是可以用来说明这种观念的例子之一。

冷战研究目前是史学界和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而与此相关的冷战文化、冷战思维以及冷战氛围下的文学写作也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作为冷战的发源地和主要参与国，美国自然成了这方面研究的重要对象。近年来（有些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美国国内对冷战期间文化和文学状况的研究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已经有大批论文和专著出版，研究领域涉及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构建、冷战文化的形成、冷战与女性的家庭角色、冷战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冷战对一些重要作家的影响以及冷战视域下当代美国文学的重读等方方面面。综合起来看，这些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 对冷战思维的阐释，从意识形态对峙的角度，结合美国原有的自由主义传统，说明冷战思维的形成以及对包括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和家庭的影响，从而勾勒出冷战文化从萌芽到生成和发展的轨迹。如伊莱恩·梅的著作《朝向家庭：冷战期间的美国妇女》（Elain Tyler May, *Homeward Bound: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Cold War Era*, 1988），作者以冷战为背景，剖析美国妇女在冷战期间回归家庭的原因，冷战氛围导致了对妇女承担家庭角色的要求，而这又与国家的需要融为一体。理查德·佩尔斯的研究《保守时代的自由思想：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美国知识分子》（Richard H. Pells, *The Liberal Mind in a Conservative Age: American Intellectuals in the 1940s and 1950s*, 1985），则从历史的角度分析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美国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中偏右的转向，冷战氛围下知识分子与美国的认同成了那个时代美国思想界的共识。斯蒂芬·维特菲尔德所著《冷战文化》（Steven Whitfield, *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 1991），是迄今为止以冷战为纲，以历史线索为维度、对冷战于美国社会

产生的各种文化影响包括媒体、电影、文学以及文化的政治化过程和政治的文化表达等方面进行全面论述的一部论著，为了解美国冷战文化和社会间的互构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角度。2. 从后冷战的角度反思冷战文化的作用，揭示冷战氛围下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认同的内涵和体现形式，以及个人身份的构成。如克里斯丁·阿皮编著的《冷战建构：美国帝国主义的政治文化，1945—1966》（Christian G Appy, *Cold War Constructions: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 1945—1966*, 2005），从国际视角重新审视冷战期间的美国外交关系，指出美国国家利益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合并主导了冷战期间的美国外交，而冷战文化为这个方针的实施提供了条件。道格拉斯·菲尔德主编的《美国的冷战文化》（Douglas Field, *American Cold War Culture*, 2005），从家庭、种族、政治、电影、文学、电视等多个方面，探讨了冷战遏制思想在这些领域中的反映，说明冷战思维的普遍蔓延。而克里斯蒂娜·克莱恩的专著《冷战东方主义：中产趣味者想象中的亚洲，1945—1961》（*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 2003），从电视剧、音乐剧、电影、畅销书等各种文化现象入手，梳理出冷战期间美国普通人心目中的亚洲形象，目的是映衬美国的不同和自由与美好，这自然也是美国国家观念和民族认同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构建因素。3. 通过对冷战期间一些重要作家的重新审读，说明作家写作与冷战氛围的关系，两者之间互相构建——利用与被利用，批判与认同，逃逸与参与——的复杂联系，从而发掘出这些作家和作品一些新的意义。这方面重要的研究著作如琼·培肯的《费兰纳里·奥康纳与冷战文化》（Jon Lance Bacon, *Flannery O'Connor and Cold War Culture*, 1993），把对奥康纳的理解放在 20 世纪 50 年代冷战期间的大文化背景下，考察其作品与当时通俗文化如电影与杂志的关系，探讨诸如家园入侵、美国形象、核弹恐吓、知识分子态度等主题在奥康纳作品以及其他通俗文化中的出现和反映，从而延伸出有关奥康纳与冷战关系的研究，说明看似远离政治的奥康纳，实则也与冷战的政

治不无关系。这为奥康纳研究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具有同样功效的是米勒对厄普代克的研究：《约翰·厄普代克与冷战》(D. Quentin Miller, *John Updike and the Cold War*, 2001)。厄普代克本人曾经声称，他的思想是在冷战背景下形成的，他对生活的看法也离不开冷战的存在。在米勒看来，这构成了理解厄普代克一些主要作品的一个重要视角，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夫妇们》到 70 年代的《政变》再到 90 年代的《兔子安息》，厄普代克的写作经历了核武器的阴影对生活的影响、冷战的国际效应与冷战的最后结束等几个关键时刻，这些都能在其笔下找到相应的痕迹，不是简单的直接反映，而是复杂的与时代的对话，从中可以看出作家对时代的敏感和理解。也有一些研究者把文学、电影、电视、社会运动等多种“文本”放在一起，在冷战的聚光灯下进行透视，从而看出时代与时代“文本”间的互相关联，同时也对一些经典文学文本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艾伦·纳达尔的作品《遏制文化：美国叙述，后现代主义与原子时代》(Alan Nadel, *Containment Culture: American Narratives, Postmodernism, and the Atomic Age*, 1995) 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作者把冷战遏制看成一种时代话语，在这个框架下再来看一些五六十年代的经典之作，如《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二十二条军规》以及电影《十诫》等，则多少可以感觉出冷战的影子在人物构造、故事内容乃至语言上的印迹。例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主人公霍尔顿的语言，在作者看来可以与 50 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的“供认”(confession) 行为放到一起解读，从而看到这个少年貌似反抗行为背后的矛盾心态，这是对这部小说的政治含义新的阐释。

从国内冷战研究的情况看，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历史和国际关系方面，主要是关于冷战的起源、冷战的后果和教益、冷战中的中美关系等等，对于冷战文化的研究并不多见。如果有的话，主要表现在一些译本的出版上，如《文化冷战和中央情报局》等，而关于冷战文化在美国的表现，特别是对冷战与美国当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则

几乎是空白^①。在一些文学史著作中，提到了冷战期间的美国文学，但只是作为背景材料，并没有专门的深入研究。

本书尽最大可能吸收了美国冷战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核心内容是探讨冷战思维与美国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横跨多个领域，包括历史、政治、文学、思想和大众文化，目的是追溯冷战思维的产生过程和表现特征以及延伸路径，同时在不同的领域探析其相关的内容，以说明作为一种话语的冷战思维发生的作用和影响。具体而言，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四个部分：1. 冷战思维的历史和政治阐释及说明，包括形成的背景与过程。这部分内容作为一个引言，引出冷战的历史起源，对一些历史文本与事件如乔治·凯南的8000字电报长文、丘吉尔铁幕讲话、杜鲁门宣言、马歇尔计划以及麦卡锡主义等做历史的、文化的评述，指出其要点所在以及与美国战后所处国际地位的关系，勾勒出冷战思维开始形成的历史和思想意识形态背景；2. 冷战与美国知识界的关系。这部分主要探讨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之间，美国知识界部分曾经具有左翼倾向或者是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冷战氛围的关系，他们中的很多人经历了从左到右的思想转变过程，而这与冷战氛围的渐趋紧张是有紧密关系的；另一方面，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也与冷战意识形态发生了关联，间接或直接地附庸于后者，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里采取的研究方式是把历史事件和相关典型文本放在一个平面上，透视其中的冷战思维表现，前者如1952年《党派评论》召开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笔谈会，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冷战氛围下美国文化走向的讨论和争议，同时围绕这个事件前后美国思想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勾勒出一些知识分子的言论与冷战的渊源关系，而这种关联在诸如莱昂尼尔·特里林的名作

^① 在中国知网可以搜索到一些零星的相关文章，如：王长荣：《冷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小说》（《外国语》1994年第2期），方成：《论库特·冯尼库特小说的冷战政治意蕴》（《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2期），周敏：《冷战时期的美国“低下世界”：德里罗《地下世界》的文化解读》（《外国文学》2009年第2期），史澎湃：《冷战背景下美国小说创作论析》（《北方论丛》2013年第4期）。这些文章或多或少涉及到了冷战，但大多只是作为背景，论述冷战思维与文学的深度关系较少。